

古冀遗韵

甘谷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采访

潘 骥 苏 永 谭亚琴 胡建强 编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责任编辑 张慧敏

封面设计 



ISBN 978-7-5643-3054-5



9 787564 330545 >

定价: 45.00元

古冀遗韵

——甘谷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采访

潘骥 苏永 谭亚琴 胡建强 编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冀遗韵: 甘谷非物质文化调查与采访 / 潘骥编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643-3054-5

I. ①古… II. ①潘… III. ①文化遗产—甘谷县
IV. ①K2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5357 号

古冀遗韵

——甘谷非物质文化调查与采访

潘 骥 苏 永 谭亚琴 胡建强 编著

责任编辑	张慧敏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 × 240 mm
印 张	18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3054-5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古冀遗韵——甘谷非物质文化调查与采访》编委会

主 任 马建东 潘慧琴

副主任 张俊义 刘 珺 赵景波

委 员 安友仁 黄 涛 蒋自立

编 著 潘 骥 苏 永 谭亚琴 胡建强

摄 影 苏 永 赵景波

校 对 时立民 杨红平

封面设计 马 腾

序

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谷人，在这里生活了十七八年，直到考上大学，才在形式上离开甘谷，但心却永远生活在这里，因为根生于此，因为这从根一直被甘谷文化所滋养。

甘谷是个文化大县，尤其是站在甘肃省的角度来看。

文化是一种历史，也是一种现实；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文化是虚的，但也是实的。文化常常在人们的心里，也常常具体表现在形式和行为上。文化常常从内心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一切行为，但也常常在具体的甚至细节的层面上规范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常常摸不着看不见，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时时刻刻地且极具张力地向外表达着。

一句话，我们离不开文化，我们自己也就是文化的本体和客体，自己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甘谷，甘谷文化，当然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写作这部书的生命所在，也是这个课题的意义所在，作为甘谷的一份子，我很感谢几位参与者为弘扬甘谷文化所作出的努力。

作为历史层面的甘谷，作为现实层面的甘谷，有很多作品问世，对此本书也努力予以描述和表现，我不想在这些方面多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作为一名地道的甘谷人，他心中的甘谷是什么样的？

首先，在甘谷人心中，甘谷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从渭河边走过，听着渭河激扬的滔声，转而折入岸边生命无限的庄稼地，那就是他们的甘谷。他们觉得，是这滚滚的渭河，滋润了脚下的土地，养育了自己，养育了甘谷人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甘谷。于是，他们的心就融入到旁边的渭河，渗透到脚下的土地。他们的骄傲，就开始漫无边际地扩展……也许，他们还会从心中流出很多记忆，从父辈的故事追溯到远古的传说，于是，那骄傲也会成长，自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占据了他们生命的所有！

这样的骄傲，显然不能就此定格，当他们从庄严的大像山，转入精雕细琢的家园，手抚可能传自千百年前的物品，随心潮漫出来的，便又是另一种骄傲！

骄傲，是甘谷文化文明的深层动力，正是这种骄傲，保证了这片土地上连

绵不断的文化文明的正向传递和良性发展，也才有了现在之文化文明。

其次，在甘谷人心中，甘谷是耸立的一部法典，是铿锵作响的一种规则。生活在这里，人们就要按照这里的规则生存，依照这部法则前进。相传，伏羲就是这样说的。那时就是这样的法则，是这样的习惯，人们是这么生活的。现在，人们也要这样生活——不论伏羲是否存在，但当他及他的法则深入人心时，他就是存在的，而且他是甘谷的一个子民，也是此地的一位领袖，我们自然而然地随其前进。将来，也得这么生活。虽然，这部法则没有写成文章，但它比文章更现实、更具体，更具执行力。要不然，自伏羲而下，经历千年的传承，何以稳定如斯？于是甘谷人经常想起石作蜀，想起姜维，想起巩建丰，想起近代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在风起云涌的大潮中勇往直前的先辈们，就想起一以贯之流淌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血性和刚毅！那就是甘谷文化！

当然，在任何时候，在甘谷人心中和眼中，甘谷是自己的身心栖息地，是肉体与灵魂的美丽家园。千百年来，日出日落，风雨霜雪，一代一代甘谷人用汗水浇灌出来的这片乐土，在一代一代的传递中发展成父母之邦，成为令他们神牵梦绕、永不言弃的故土。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命之起源与归宿。在这里，他们耕作，他们收获，他们歌唱，他们创造，他们用一切所能，将这里建设得无比美丽，无比安逸，无比适宜身体与灵魂的居住。他们用无比坚强的心，用无比智慧的头脑，用独特的语言，在这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贡献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因此为他们自己建造了无与伦比的身心家园。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木作、砖雕、刺绣、泥塑，看到了各种营造；也看到了他们的社火，他们的服饰，听到了他们的语言和歌声。

我在想，这就是甘谷文化的魅力！这就是本书努力去寻找的价值！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本书尚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甘谷民间文化代表内容的遴选，对甘谷语言语音特色的描述等，都还大可斟酌。但这些都不妨碍这一作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第一次以这样的面貌、这样的方式来展示甘谷县域的民间文化存在状况，其努力和努力将文化予以保存的意图，已经大放光芒。尤其是在以此为先导，号召并推动对甘谷文化的研究上，功不可没。我个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甘谷方言的研究，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体会到这一区域文化脉络的走向与布局，感受到她所特有的文化魅力。因此我相信，甘谷文化这种特有的魅力，能让一切与她相拥沉醉！

是为序。

马建东

2014年1月6日于天水师范学院

前言

2011年元月至2012年元月，笔者受天水师范学院委派去甘谷县县团委挂职锻炼。在此期间，在甘谷县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县长潘慧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景波，甘谷县县团委书记张俊义、刘珺，甘谷县文联主席张泽中，甘谷县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安友仁等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下，笔者和天水师范学院的苏永老师、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谭亚琴老师及胡建强等同志，与甘谷县县团委的谢娟、马昶江等同志一道，对甘谷县的民间文化做了一次较为深入的田间走访调查。

甘谷县地处黄土高原西南麓，历史悠久，山川秀美，素有“华夏第一县”之美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民间文化遗产品类齐全，内容丰富，保存完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艺术特质，是渭河流域民间文化遗产的一朵奇葩。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外来文明百年来的持续冲击，农村的生产格局、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冲击也就在所难免。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同时，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展示和重现甘谷地区精美、多样的民间文化，呼吁民众和民间文化研究者保护、传承民间文化，成为我们这次调查的重要目的之一。

民间文化，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在这次调查过程中，我们以民间艺人为主体，深入田间，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了他们的家庭背景、生平简历、从艺经过、艺术传承、工艺流程和他们对自己所从事技艺的诸多看法等，从诸多方面展示了甘谷民间文化及艺术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和发展。

此次调查采访，我们一共调查了十多种民间文化门类，采访到艺人三十余人（无法触及民间文化的各个方面）。采访调查中，艺人们以最朴实的方式展示出甘谷民间文化艺术的诸多方面，这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它们更加鲜活逼真，丰富多元，如古老神秘的砖雕脊兽、精美传神的木作雕艺、细致生动的刺绣剪纸、形色各异的彩泥绘……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寓意古朴而真实，其造型方式巧妙而大胆，夸张但不失神气，很富于地域特色。

在甘谷民间文化遗产中，每一个种类的文化背后往往伴随着生动的故事和

传说，如我们采访刺绣艺人赵碎世，据她告知，她的刺绣技艺是传自清朝宫廷里逃跑出来的绣女，也难怪其作品针法细腻，雍容华贵，富有绣画的味道。在采访脊兽艺人时，关于脊兽的来源，艺人即说到一个美丽的传说：“当时正在为龙王修建庙宇，有一天，龙王打发虾兵蟹将前来验收庙宇，结果延误了回去的时辰，被人们看见了，走不了，就定在了房脊上。而以后的脊兽也就都塑成了那个样子。”站在这些精美的作品面前时，我仿佛听见一个古老的民族向人们诉说着她风雨沧桑、自强不息的历史。采访时，艺人张克忠还向我们娓娓道来了脊兽的寓意：脊兽是庙上的横口，横口就是阴象，是周易中的坤卦。就是一个吞口，象征着母亲；而脊兽中的宝瓶则属阳象，属周易中的乾卦，象征着父亲。这种观念恰恰反映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渴望人丁兴旺，征服自然，这和一些区域的生殖器崇拜颇为相似，但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的特点。而在甘谷山歌、童谣中，以淳朴生动的语言，或道出生活的艰苦，或道出炙烈的爱情，或诉说着生活的快乐。让人心动的不仅仅是这些艺术作品，民间艺人们对待艺术的执著态度，亦使我们感动不已。许多人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他们的技艺和创作，当我们询问在经济效率甚低的前提下，他们怎么坚持下来时，他们的回答或是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字——爱。而这里面包含的多少艰辛和无奈，又有谁能真正参透呢？我们采访过程中，七十三岁的张昌老人，在“文革”期间，是他把清同治年间绘制着历史故事的官灯灯片藏下来，保存至今，这背后又历经了怎样的艰辛和曲折！在这个躁动的时代，当人们把财富的拥有作为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就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文化艺术变得功利而苍白。而这些民间文化更像是将要被经济大潮淘掉的金沙，亟待我们去挖掘和保护。

做完采访，感触很深。在甘谷县团委志愿者马佩同志及天水师范学院工学院学生尹虎军、裴伟强、魏启东、徐飞等甘谷籍同学的帮助和努力下，我们完成了对采访录音的整理工作，并完成了对甘谷部分民间文化遗产的初步探索工作。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涉及生活起居、日常家用、语言文字、宗教习俗、艺术技艺等方方面面，本书实只能触及其冰山一角，自然不能很准确完备地展示甘谷民间文化的全貌和深度。

全书共分上、下两篇，共三章。全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由苏永执笔完成，第一章根据《甘谷县志》及《甘谷史话》等资料整理完成，简要介绍了甘谷民间文化产生的人文及地理环境背景，甘谷民间文化的种类、分布和甘谷民间文化的特征；第二章则根据初步的田野调查、零星史料、迄今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等，初步探讨了甘谷部分民间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民间文化折射出的历史发展痕迹，兴或亡，征伐与纷争

等，凸显出甘谷所在区域，在历史上的战略价值。第三章即全书的访谈部分，该部分主要由潘骥、谭亚琴、胡建强等完成，以实录艺人口述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示甘谷民间文化的地域分布、类别、艺人们的现状、传承情况等。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持语言的原生态，整个访谈录中保留了大量的当地方言。由于方言语音问题，音频资料的整理及成书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了便于阅读书中对部分方言做了注音和解释。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为研究者提供些许资料。

本书作者以及参与者都热爱乡邦文化，一起调研、采访，共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奋斗历程。本书由我们共同撰写修订，最后由潘骥统稿完成。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望读者谅解和海涵，并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是书撰成，承蒙天水师范学院校长、甘谷籍语言学者马建东教授审阅全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拨冗作序，特致衷心的感谢。

潘 骥

2014年1月8日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甘谷民间文化遗产的现状综述	1
第一节 甘谷的地理、历史及文化环境概述	2
第二节 甘谷民间文化现状与特征	8
第二章 甘谷民间文化渊源与历史发展略述	20
第一节 古堡·遗城	22
第二节 建筑·营造	39
第三节 巫舞·传说	57
第四节 木作·雕艺	63
第五节 砖雕·脊兽	70
第六节 山歌·童谣	78
第七节 曲艺·乐器	84
第八节 刺绣·剪纸	94
第九节 草编·麻鞋	103
第十节 社火·庙会·赶集	110
第三章 甘谷民间艺人访谈	118
第一节 巫舞·传说	119
第二节 木作·雕艺	125
第三节 砖雕·脊兽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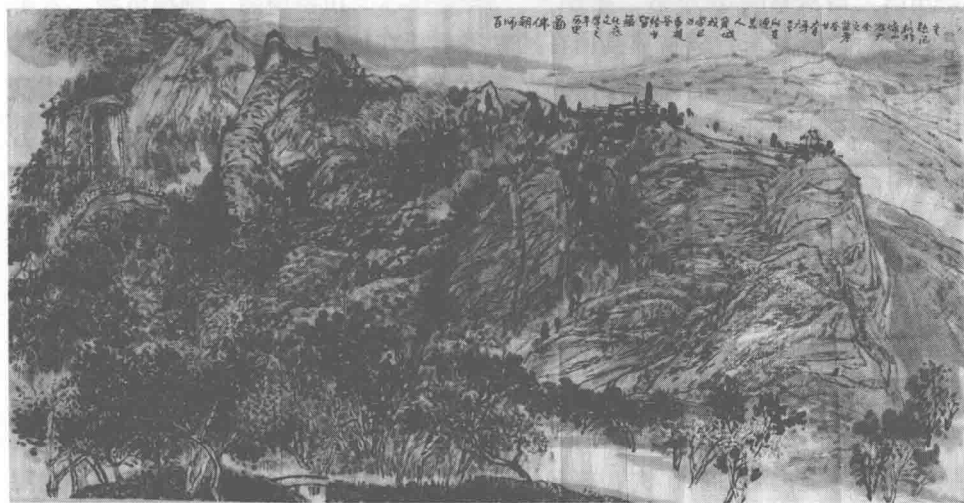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山歌·童谣	176
第五节	曲艺·乐器	186
第六节	刺绣·剪纸	212
第七节	草编·麻鞋	224
第八节	社火·庙会·赶集	231
第九节	泥塑·彩绘	249
第十节	武术·健身	266

结 语

272

甘谷民间文化

第一章 甘谷民间文化遗产的现状综述



《百师朝佛图》潘格非 作于二零零六年六月 甘谷

第一节 甘谷的地理、历史及文化环境概述

公元前 688 年，偏居中国西北一隅的秦国在秦武公的带领下西伐冀、邽的氐戎族部落，西伐告捷后旋于冀、邽之地建立由秦国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冀、邽二县。此举不仅使秦国势力不久到达关中渭水流域，也宣告秦国开始的西伐东进，为其逐鹿中原拉开了序幕。四百余年后的公元前 221 年，秦一统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邽、冀二县归入陇西郡。正如清代邑人巩建丰在《伏羌县志》中所写：“封建改为郡邑，虽职不世守，人民社稷存焉。”

由此拉开了中国君主集权的郡县制治理体系的帷幕。

秦国的冀、邽二县县城所在地大致在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辖区的秦州区、甘谷县、清水县区域。冀县所在地基本与现甘谷县县城重合，邽县则介于天水秦州区、清水县间。

就行政区划来说，古冀县所在的甘谷县所在地，自其开始建县以来，虽然经历了两千七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名字也几经更迭，但其基本县治没有多大变化，这从侧面印证了古冀县——甘谷——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甘谷县地处甘肃省东南部，黄土高原西南麓，渭河中游。东邻天水市秦安县、麦积区，南接天水市秦州区、陇南礼县，西与天水市武山县接壤，北与定西市通渭县相连。其南北长 60 千米，东西宽 49 千米，总面积 1 572.6 平方千米，整体介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交界处。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出渭源鸟兽山，由西向东横贯甘谷全县，在甘谷县境内长度达 40 余千米，穿城北而过。“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流寓秦州时描写的“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大致也可说是甘谷县城的写照。甘谷县境内梁、峁、沟、壑起伏纵横，湾、坪、川、滩交错如棋，平均海拔 1 972 米。渭河南北差异较大，渭河北为黄土覆盖的六盘山余脉，散渡河河谷将北部山区由北至南横切而过，形成南北走向的河谷通道，该区域基本为黄土崆梁沟壑区，山势较为低而平缓，干燥少雨，土地贫瘠，但可耕面积大，北宋时抵御西夏的甘谷堡和安远寨即位于此区域。渭河南部山区为秦岭山脉西延——朱圉山脉，禹疏渭入河之踪迹。史有所载，该区为石质山区，山势高耸，海拔起伏大，极高处为朱圉山脉的石鼓山，海拔约 2 716.9 米，据说“石鼓鸣则兵戈起”。《水经注·卷四十》载：“朱圉山在水北，冀城南。即冀县，山有石鼓，《开山图》谓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则鸣，有常应。又云：石鼓

山有石鼓，于星为河鼓，星动则石鼓鸣，石鼓鸣则秦土有殃。鸣浅殃万物，鸣深则殃君王矣。”该区年降雨较为充沛，山中清溪长流，分布有大片天然林和草场，气候阴湿寒凉。渭河两岸为冲积小平原，海拔较低，最低处为六峰镇觉皇寺村东，海拔1228米。渭河河谷地带由东西两川组成，地势平坦，黄土沉积较深厚，水利借渭河之利而便于灌溉，因此宜种植，甘谷辣椒即享有盛名。两川地带既是全县主要农业经济区，也是全县工商服务业集中地，素有“金腰带”之称。

气候方面，甘谷县地处大陆腹地，属东亚季风区，为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干夏湿，相对雨量偏少。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很适宜生活居住，因此，历史上很早就有先民居于此。

位处甘肃陇东南区域，甘谷及周边区域既不似唐诗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孤旷景象，也非北朝乐府《陇头歌辞》中“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之凄绝。这里既有几分似江南的秀丽，也有几分千年沧桑塑就的“厚重、朴实、粗犷、苍莽”的朴拙之美。《周易》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是这土地及这土地上人们的写照，这里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源地之一。

历史上，甘谷及所属区域很早就有了村落、部族、城邑，也曾经苍翠满山野，牛羊遍山坡；有秦非子曾经放牧的高坡草场，有北宋王朝采伐巨木输送京师的莽莽原始森林，也有河湾峡谷，正如史料《太平御览》载：“《周地图记》云：其山高处可三四里，登山东望秦州可五百里，目极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

只是过早、过度的开垦、畜牧，以及千余年的战争风云和环境变迁，使得这片土地呈现而今的些许疮痍。

一、历史沿革

甘谷历史应算久远，在所辖区域内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既有齐家文化遗址，亦有仰韶文化遗址等。在当地传说中，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即出生在甘谷县白家湾乡蒋家湾村的古风台太昊山。

甘谷也是中国郡县制肇始地之一，有着两千七百年的建县史。县名及区域权属因王朝更迭，屡屡更废，或为冀县，或为冀城，或为黄瓜，或为当亭，或为伏羌，历史上在唐以前以冀县之名为主，唐之后则多用伏羌县名。甘谷古为雍州地界，或为秦州管辖，或为巩昌府或巩州管辖，亦曾经为州、府所在地。

现甘谷县名，系因宋代名将杨文广受名将韩琦之荐，曾在现县城北面，据说大致在甘谷大庄乡杨城子村以北区域修筑“竿篱城”抵抗西夏，被宋神宗赐名“甘谷堡”，遂有甘谷之名。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即秦伐邽、冀的犬戎族后，建立了邽县和冀县，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国家治理体系，即于秦建立此邽、冀二县开始。

西汉时沿用秦制，仍为冀县。

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将天水郡移置冀县，改为汉阳郡。

东汉灵帝时（168—189年）兼凉州治，凉州刺史治冀县。

三国曹魏时（220—265年）为冀县，改汉阳郡为天水郡，属天水郡。

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置秦州治，太康七年（286年）秦州迁置上邽。

朝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改为当亭县，属天水郡。

北朝北周时（557—581年）改为冀城县，后又并入黄瓜县。

隋炀帝大业时（605—616年）复改为冀城县。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为伏羌县，并入渭州的陇西，置伏州治。

唐代宗广德元年至宋太祖建隆三年（763—962年），为吐蕃占领，宋太祖建隆三年，置伏羌寨，属秦州。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升为伏羌城。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置永宁镇，属巩州。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伏羌城升为伏羌县。

明清两代沿用伏羌县，属巩昌府。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元月一日，伏羌县改名为甘谷县至今。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甘肃省府设立天水行政督察区。次年，改称甘肃省第四行政督察区，辖10县。

1949年8月3日，天水县解放。8月15日，天水分区行政督察区成立，辖天水、甘谷、武山、徽县、两当、通渭、秦安、清水8县。

1958年12月20日，撤销天水县划归天水市。撤销甘谷县，甘谷、漳县、武山合并成立武山县。

1985年7月8日，撤销天水地区，天水市升为地级市。天水市辖秦城、北道2区，秦安、清水、甘谷、武山、张家川回族自治县5县。

现甘谷全县辖5镇、10乡，即六峰镇、安远镇、新兴镇、大像山镇、磐安镇、西坪乡、八里湾乡、白家湾乡、金山乡、大石乡、谢家湾乡、古坡乡、礼

辛乡、大庄乡、武家河乡；总人口 60 余万。其行政区域大致由宋金时期的伏羌城（古冀县区域）、安远寨、甘谷城、达隆堡（现礼辛区域）、永宁寨（现磐安镇区域）等几部分连缀而成。

二、人文环境

甘谷县所处地理位置，咽喉关陇，南窥巴蜀，北望河套，西及塞外。因此很早就为东西、南北通衢之要道，丝绸之路重镇。

唐《通志》有云：“龟峰东峙，朱圉西雄，天门枕其南，清渭环于北，山皆复岭，水不通舟，扼关辅而通玉门，接泾原而通蜀汉，孔道繁难，陇右之要也。”据《读史方輿纪要》载：“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成，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会而河湟之要领举。”也因此，历史上甘谷常为多个民族共同栖息之地，是中原政权与其他民族政权犬牙交错地带，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起。县城也因战争屡兴屡摧，现发现有宋元时期的旧城遗址。在此影响下，历史上代有武人名将出，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诗经·秦风》抒写的秦人尚武精神之篇章，当有古冀城之音。至今甘谷人尚习武健身，发轫于甘谷的姜维武术颇为有名。

从先秦至汉唐，从宋元至明清，及至今天，甘谷不仅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也印证了历史变迁中的纷纷攘攘，或繁荣强盛，或衰败羸弱。而在历史熙熙攘攘的前行中，有城池、治所、县名的随天下分合而兴亡的更迭，同时，甘谷在分合、兴亡中也孕育出诸多垂青史册的人物。

先秦时，甘谷为秦与犬戎交错地带，秦伐犬戎而置冀县。

三国时期，甘谷是蜀、魏僵持之地，蜀相诸葛亮的继业者——姜维（202—264），字伯约，冀县人，为三国时期蜀国的著名将领。姜维继诸葛遗志，为蜀殚精竭虑，虽死犹荣。

杨阜，字义山，冀县（今甘谷东南）人，三国时期曹魏名臣，早年以对抗马超而出名，后期则多次进谏魏明帝。

后秦创始人姚萇（330—393 年），羌族，伏羌（今甘谷县）人，公元 384 年攻灭前秦国，在长安称帝，史称“后秦”。

杨机，字显略，北魏名臣，天水冀人（今天水市甘谷县），生于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474 年），殁于孝武帝永熙二年（533 年）。

唐宋时，甘谷为中原王朝与吐蕃交汇地带，唐末中原王朝羸弱时即为吐蕃部族占领；宋时亦为中原王朝与西夏王朝必争之地，杨家将中的杨文广即于此附近与西夏交战；宋元之后，大的战事渐息。